

# 協昌綢緞局

本局開幕伊始  
各種綢緞花邊  
取價均極低廉  
如蒙賜顧務使  
十分滿意也

法大馬路昇平  
里口四〇六號

## 美的書店

● 書新版出 ●

**新文化月刊** 第四期 本期要  
目有性部覺呼吸與性  
性教育法等內容較前三期  
尤為精美大廉價每冊二角  
外贈裸體畫一張

**第三種水與卵珠**  
及生機的電和優  
生的關係 張競生著  
(新書之一)篇首有張先生  
導言末附「附說」一篇小本  
毛道林每冊一角五分

**實驗小說論**  
左拉原著修勻譯  
(新文化文藝叢書之二)

**道林紙精印每冊三角**

尚有選售之性育書與文藝小說一律廉價

張競生  
美的  
生觀第  
五版第  
美的社  
會組織  
法第三  
版已出  
每冊各  
售大洋  
五角

貨商國一華唯



總發行所  
上海華德路八十三號

DRINK 試請 **WATSON'S**  
MINERAL WATERS PURE & POPULAR

**屈臣氏**

檸檬水 沙示水 行氣去濕 香橙水 健胃開胃 葡萄露 清心潤肺 可口露 壯氣提神

老牌國貨衛生汽水

注意：瓶蓋上之商標

號一十路波寧

(團) (新) (更)

胡 沈 姚 王 劉 張 楊 浦

生炳 笑呆 仁劍 士一 民聲 月醉 紅彩 紅天

專演堂會 男女合演 滑稽喜劇 貴府相邀 價目念四 元八角正 並贈滑稽 雙簧以答 雅意接洽 處先施本 社或法界 貝勒路信 德里六號 面議

## 化毒仙丹

製虔堂福天濟家李東廣

本堂家藏妙方選料  
秘製與眾不同此丹  
性味中和而化毒不  
寒不熱症輕者連食  
三兩服症重者六七  
服無不全愈應驗如  
神誠花柳藥中之王  
也端治男女老少花  
柳白濁凡候染魚口  
便毒疳疔痔漏皮膚  
溼熱瘡疥等症

分銷處  
五馬路寶善街英泰號  
河南路拋球場有隆號

# 糊裡不糊

館址：開北虬江路馨德坊二十五號

嘉定旅滬青年同鄉會徵求會員

發起人：張貽呆、喬震洲、吳善元、顧鳳池、嚴楚文、陳松鶴、張模文、同啓

事務處：設小東門南首敦厚里四十五號

| 今日張一第 |    |    | 期七十第 |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----|------|----|----|
| 分二洋售  |    |    | 例刊告廣 |    |    |
| 長先    | 地登 | 每大 | 不方   | 短行 | 論地 |
| 期面    | 位整 | 尺洋 | 均六   | 寸每 | 均計 |
| 議推    | 買均 | 角期 | 角期   | 角期 | 角期 |
| 算刊    | 算刊 | 算刊 | 算刊   | 算刊 | 算刊 |
| 費     | 費  | 費  | 費    | 費  | 費  |
| 每先    |    |    | 中每   |    |    |
| 月二    | 外角 | 半費 | 日各   | 年全 | 費國 |
| 角埠    | 本一 | 年內 | 報加   | 同元 | 二連 |
| 資倍    | 國一 | 元郵 |      |    |    |



日本報徵稿

本報以指示迷途、揭穿社會黑暗為旨趣、如蒙讀者以一切有興味佳什見賜、不論體裁、均當盡量刊載、尚希讀者不吝賜教、源源惠稿、以光篇幅、無任盼禱之至、

糊裏糊塗

(傀儡生)

▲鑰匙近在眼前  
▲銅錢也會不要  
▲真是糊裏糊塗

敝生在校裏讀書的時候、朋友也勸我勿勿勿少、頂要好最知已是要算耳元生了、因為他與敝生同班、而且臥室又是在一間、吃飯也是同桌、學問又很好、所以敝生也不時向他叨教叨教的、可是他生性抖擻而糊塗、百樣事情、總是糊裏糊塗的、照敝生所記得的、有二件事、現在把他寫在下面、

記得一天星期六、下午天是沒有功課的、所以敝生就邀他一同去看影戲、在房間裏的時候、他忽然嘆起氣來了、倒弄得敝生糊裏糊塗、莫明其第三種水、就問他什麼事情、他說我的鑰匙不見了、原來他因為要出去看影戲、便想開箱子換一身行頭、可是尋不着鑰匙、後來沒有法子、就命茶房去叫了一個銅匠來開、等到開了開來、翻開箱子、那鑰匙却好好的在箱子裏面、於是敝生不免替他一聲糊塗、再有一次他一個人到永安公司去買一頂草帽、價錢大約五塊多錢、他就給了六塊錢去找、銅錢還沒有找來、他就拿了草帽跑到二層樓上去剪衣料了、等到剪好、不料他就乘車回校、對於買草帽可以找下來的錢、已完全糊裏糊塗的忘記了、到了校裏、我們就看看他買來的東西、正在看時、他說啊、找下來的錢忘記出來了、不過不過半塊錢、那末就作為罷論、哈哈、耳元生啊、敝生在這裏宣佈你的糊塗史、請你不要動怒、只怪你自己太糊裏糊塗了、

我的經濟

(卓靈)

我們衣服上的舊領頭。人家以為沒有什麼用處。都當着廢物拋棄的。但是我呢。却有大大的用處。不信。請看下文。

後。却被褲子上生髮油呀。泡花精呀。擦成一條黑色油漬影。現在許多女子。都製成一條帶。托在褲子背後。但是那帶。用新布做。豈不是又要三四角錢。現在可以將領頭縫兩根帶。豈不是就可以做成了嗎。

再有女子發育後不可少的。就是騎馬布。如若用新布做却不不大經濟。現在可以把舊領頭略為修改一下也。縫二根帶。就成了。等到騎馬布將壞的時候。就可當刮刀布用。哈哈。一物三用。何等經濟呀。

我的頑皮史

(水壽梅)

上期講的頑皮史。是在學校裏的。現在所講的是在家庭裏的。不免有些不正當。所以望諸位總要原諒我。呢。

有一年中秋節。父親在茶店裏。買回來許多月餅。平均分給家裏的人。每人分得二個。我拿到了月餅。如餓鬼一般的。把二個月餅。狼吞虎嚥的吃得乾乾淨淨。連落在手心底裏的餅屑。都舐得細不留。但是心裏還不知足。所以想再買二個吃吃。可惜銅板不肯幫忙。又不見弟弟妹妹的餅。都只吃了一個。餘剩一個。還拿在手裏玩耍。忽然看見弟弟妹妹的餅。他們是一定不肯的。所以只有用騙的手段。就對他們說。『你們覺得好玩麼』。弟弟說。『哥哥真好玩啊』。我又說。『月餅圓的。還不好玩。倘然咬成月亮。那更好玩了』。說罷便把弟弟妹妹的餅都咬成了(形。當時我便把咬在嘴裏的餅。嚥了下去。但是心裏還不知足。所以又對他們說。『我來替你們咬成(形玩好麼』。弟弟說。『好好』。於是我把月餅又咬成了(形。但是心裏還不知足。所以又對他們說。『我再來咬成一隻狗玩好麼』。說罷便把二個月餅的月餅。都吞在肚裏了。弟弟妹妹見餅被我吃了。便大哭起來。父親聽見了。便出來問弟弟妹妹為什麼哭。弟弟妹妹都說哥哥騙我的餅吃。哥哥騙我的餅吃。父親聽罷便對我說。『今天中秋節。便饒了你罷。等到明天再罰你。』說罷。哄着弟弟妹妹出去玩。我想明天父親一定要重重的打我一頓。那我怎麼辦呢。好了。好了。被我騙出父親的錢。便從錢裏拿出三個銅板。給了我。我拿三個銅板。便跑到萬象春藥店裏去買了三個銅板的色豆霜。因為這藥店的藥最地道。所以我向這店去買的。起初這店不肯買給我。怕我去害人。我發急了。便哄夥友說。『我肚漲。幾天沒有大便了』。因此夥友便買了些給我。我拿着色豆霜回家。見母親不在。便暗地把色豆霜放在父親吃的煙裏。父親回來。吸了幾口煙。後來覺得肚子痛了。一到晚間。便大瀉起來。一夜功夫。足足瀉了幾十次。累得母親一夜未睡。至於我呢。却睡在床上發抖。到了天明。母親急忙叫我請醫生來看病。服了幾貼藥。好容易把瀉住了。但是父親却已病了三天。等到父親病愈。已經忘了對我。所以這次我總算便宜了。但是從此以後。却不敢再戲弄家裏的人了。

下期要講我對於戚友的頑皮史吧。

(未完)

新舊劇

(梅壽永)

余於戲劇一門。實係門外漢。惟略知數十名對。

滿床雲雨逞端陽

(六) (生聊無)

我聽仔下來。暗暗的好笑起來。我父親子裏。究竟還脫不了迷信。在我是毫不在意。祇要我替我倆訂了婚。我的目的是已算達到了。過了幾天。我父親擇了個吉日。向她家行了聘。在理我倆已成了夫婦名義。應當更外親密起來。不想她自從這日以後。見了我便羞答答地不交一言。有時反長避起來。弄得我真莫名其妙。猜想不出。過了幾日。她家遷移到別處去了。從此會面的時更少了。我於是便在校裏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質問信。令我感到萬分。她寫的是。我和你。端陽會合。受母痛斥。雖念無知。然不應於是日交接。母固迷信。妹已悔恨交併矣。此後吾儕平安固佳。且藉此亦可以打破迷信。倘不幸而言中。則妹其何以對君父母乎。嗚呼。君尚是大幸。萬一君有他變。妹更無以自存焉。此後望君努力上進。更希珍重。我便寫回信去安慰她。囑她不必以迷信言語為念。致自絕於樂境。有一天我因假期。在家閒着。忽然被性慾衝動得利害。一時按捺不住。

歸術

(民甘夏)

昨有客自家鄉來。席間述及吾鄉歸術一案。聆之津津有味。特錄之。以資我糊裏糊塗。(以下皆客言。)

吾鄉有某古玩商者。時至滬港一帶販賣古玩。返鄉脫售。頗獲盈利。某次販得玉獅子一。據云。價值連城。為世間不可多得者。將求善價以售之。一日。有一半老徐娘。服裝入時。寶氣奪目者來。謂古玩商曰。吾家主人極喜古玩。爾有佳者否。有則雖重價不惜也。商人先以他者示之。則皆搖首示勿欲。及後示以玉獅子。則急以手撫摩之。若愛不忍釋者。問價值幾何。商索以五萬元。婦曰。毋乃太貴乎。商減至四萬五千元。後以二萬元成交。後婦曰。余今錢固未攜也。價雖主人姓氏。則固鼎鼎大名之某醫生也。商乃隨之往。至醫生家。婦問一男傭曰。主人在家否。男傭曰。出診仍未返也。婦乃向之索茶。侍傭去後。謂商曰。主人尚未返家。請授余。俾呈我母。彼亦愛古玩者也。商固當彼婦為女主人者。遂不之疑而與之。已俟於堂間。然後婦入內後。竟不復出。商乃詢男傭曰。方才女主人將玉獅子攜入。老太太果合意否。男傭驚訝曰。彼婦人非我家女主人。乃來醫病者。且彼早已出門出矣。商聞言不禁脫口驚呼曰。彼非女主人耶。則我之玉獅子休矣。斯時醫生正診畢返家。詢之。商乃具道其詳。男傭則曰。是婦早晨已掛號。因人衆而去。謂午後再來。今借此先生來。余故識之。當彼詢主人在否。余即答之曰。不在。彼向余索茶。余因其已來兩次。故入內倒茶。將出時。彼婦忽進內。問余曰。後門何在。謂欲租借房屋。因指之。而彼出矣。余余敬茶後。彼久不至。未知其何故也。商是知已受騙。乃懊悔不止。然亦祇得負負徒呼也。

本報優待

定閱本報全年二元謹贈有價值之文藝刊全份(計九期)並贈優美小說一冊定閱半年一元一角謹贈電影券一張

本報招請外埠分銷章程

本報為普及起見各埠代派均極歡迎愛訂條例於後(一)凡願代派本報者每期至少包銷十份



辦法

文藝刊一束郵資不加惟祇以一月爲限逾期取消贈品決不通融

- (一)如願代派報費須請先惠
- (二)郵票代現作九五算惟以半分一分四分爲限餘者不收
- (三)如所付之報費將盡須即惠下俾不致間斷

觀燈記趣

(花花偵探)

上星期日(十九日)爲上海南北兩市慶祝北伐勝利提燈大會，燈彩之奇異，別出心裁，光怪陸離，美不勝收，五花八門，目不暇接，爲上海空前之盛舉，嘆觀止矣。

散偵探當時同着壞壞夫在下午六時許，便從開北青雲路起至寶山路口，趕鬧熱鬧看白相，倒被我偵得不少發血的事情，現在把他逐一寫在下面，以作餘興。

(一)青雲路寶興路轉角沙礫場上，有一舊木架，已朽敗不堪，是日有許多人在架上，上着燈，不料木身已朽，支力有限，平地添上許多壓力，就嘩啦一聲，一座肉屏風下倒，壓得幾個人東倒西斜，叫苦連天，一位身穿着白紗之異性，壓得更加利害，混身塵垢，大呼驚頭而去。

(二)寶興路嚴家角小菜場，天雨初晴，瀾泥未乾，在燈會來時，兩傍看的，已聚得水洩不通，舞龍的時候，人人向後退去，有某姓婦，已徐娘半老，一不留神，跌入瀾泥中，混身是泥，很樣一尊泥菩薩。

(三)寶山路寶興路轉角，永樂天茶館門口，路傍泥水成溝，有兩位着白帆布鞋的女郎，忽忽向前擠去，不料踏入泥水溝中，白鞋染了黑化，一時奇臭撲鼻，祇好向後轉，掃興而去，恨是恨極了。

(四)寶山路某醫院門口，有七八位白衣人，立在長橋上，正看得興高采烈的當兒，一個截髮白衣人，忽失足向後倒去，幸得有一個男子抱住，不致受傷，然已臉泛桃花，成了一副新失足恨，不過格位朋友，豈真不淺，玉美人倒在懷裏，實在窩心得來。

(五)商務書館同人俱樂部沿，聚着許多異性，有位胡調朋友，大揩其油，等到臨走辰光，又在異性屁股上捏了一把，飛也似的去了，等得異性回頭，想請他吃美女雪茄烟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(六)在寶源路口，一烟紙店前面，一對鴨屁股，擠在人叢中，大開小便荒，一個說姊姊，阿拉下面急煞哉，柴弄弄，難熬來西，一個回說，妹妹阿拉也急了，一同去好麼，此時人多，東冲西撞，終是寸步難移，當時有一個人說，你們急得來，柴難熬，格歇人多，弄不來，宴歇再弄罷，姊妹同時面上現了赤化，香汗直流，大罵小赤老不羞。

(七)寶山里對面一家樓上，看的人倒也不少，正在總理遺像過時，樓上擲下一串鞭炮，下面却立着一對歐化式的夫婦，邊炮邊落該婦身上，碎拍之聲大起，嚇得她面無人色，抱頭而逃，可是衣上已燒了兩個火焦洞了。

(八)聯智里相近，看的人也很多，有一個少婦，袋裏銅元麥克麥克，被困難心，很不自在，就想出來，不知怎樣，袋裏銅元忽的散得一乾二淨，要想低頭去拾，此時那裏能夠，極是極得來，人家還當她學劉海散金錢，血是血極哉。

(九)虹江路義品里對過，一個看客，大呼有，據云內有鈔票十幾元，不料旁邊一個妙齡女郎亦大呼失竊，一時那裏去查，祇有自認悔氣而已，他們同時失竊，可謂無獨有偶。

(十)淞滬鐵路沿有一家點心店門口，立着一個小白臉，神氣活現，同一位異性，大談其性史，津津有味，肉麻得來，阿要難爲情，後來打算窩心去哉，因爲人多擠不出來，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慨，之。

記辱受貝寶

(君 麒)

會記得慶祝北伐勝利的前一天，(十八號)散君以事經過民國路，正見有一班提燈會在那裏遊行，這時觀看的人，真是人山人海，散君本當亦想駐足觀看，只因散君的校裏，便要在明天(十九號)出發遊行，校裏的事務甚多，所以無閒觀看，不料正想回校的時候，耳邊忽聽見放炮的聲音，即便回頭去看，不看不打緊，這一看却看出笑話來了，你道什麼，原來是一個不識相的小炮仗，齊巧勿巧剛剛彈在一位年輕女子的……裏，看的人都約而同的拍手叫好，起來，那時女子的面上，立現赤化，好似忍痛的樣子，急忙忙的奔着跑了。

這就是窺浴的報應

(上) (榮油燈)

散君遇着空閒的功夫，非常喜歡看小報，什麼糊裏糊塗呀，嚕哩嚕哩呀，咕嚕嚕嚕呀，嚕哩咕嚕呀，我也寫不出這許多來，總而一份有一份的精彩，一份有一份的趣味，所以我每天總要去買幾張看看，似乎已上了癮了，講到散君的看報，有一個怪癖，無論什麼小報，到手先看題目，內中如有一段窺浴記，我的菓子，不期而然的遂往下去看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，因爲窺浴一椿事，是最饒興緻的，雖然是看來看去不過有些喜馬拉雅山呀，拍米爾高原呀，曲線美呀，人人是大同。

(一)個醜女子生得真難看，

(二)只銅鈴眼睛血脈尖，

(三)根頭髮翹的起，

(四)穿八破的衣裳身很穿，

(五)穿八破的衣裳身很穿，

(六)勤儉嫻嫻嘴裏裏，

(七)漆黑面孔真惹氣，

(八)白牙齒黃得像吃得鴉片煙，

(九)究竟是個啥東西，

(十)實在是個告化子(讀若靈)

茅唐新話

(魚皮花生)

敵友小糊塗(非賣下之小糊塗)一日到夜所做的事，統統都是糊裏糊塗的，從來沒有一件清爽爽的事，說也奇怪，自從去年三月廿二日吃仔油奶司堆(譯音)國油余冰淇淋以後，果然他的腦子變得清爽清爽，做起事來，也交關精明，不比從前的那樣糊裏糊塗了，今天他到我惡非司來，見他得意洋洋，我問他有啥便宜貨搭着，阿可以宣佈出來，他果然遵我的命，將他平生最得意之豔遇，講出來讓大洗耳恭聽(以下即敵友小糊塗自述)。

格一夜我在先施樂園看見她以後，就實行黃包車主義，釘到新開路某某里口，見前面她的車子停了，她就姍姍向B字號門牌蓬蓬的敲門，不多一會，裏面有一個姑娘來開門，說一聲「奶奶」你回來了嗎，她也不回答，只管朝裏走，拍的一聲，門開了，那時候我也可望而來，再作道理，後來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將她的身世探聽得明明白白，原來她是蘇州產上海來的，她所住的房子，是一幢石庫門，一上一下，下面是客堂間，客堂後背是娘姨住的，上面統統就是她的閨閣，所多的只有一間亭子間，這間亭子間是預備給她的城隍廟同黎山老到上海來的時候住的，不來的時候，常常把這間亭子樓鎖起來，我想她既然有一間空房子，我何不假借房子爲由，順便見機行事呢，或者看搭訕頭的機會，豈不是一舉兩得嗎。

竟向她提出要求，約她於旅館中私會，反被她正言厲色的拒絕，說：吾儕愛情，貴純潔的，吾前次一時受你的欺，到今還未忘記呢，況我倆結成了夫婦，婚姻已在不遠，將來正可以……何必偷偷摸摸急色兒的行爲，傷了你自己的人格呢，我聞了這一番言語，宛如服了一帖清涼散，心中明白了許多，把慾火完全消滅，從此再不作癡心妄想的念頭，希望婚姻快到，就是我的唯一的目的了，我結婚期是在第三年四月裏，好容易等到了來年三月，不料好事多磨，距我的婚姻期相近，忽然五卅慘案發生，我們校裏，雖未加入，但是却也極表同情的，因此校長管束我們是很嚴厲的，我們借了一種問題，完全退了學，另外組織新校去了，我的婚姻期亦因此延誤下來，五月是我父所最忌的，六月天氣大熱，改在八月念七，誰知道，這一改，改出毛病來了，到了七月裏，她竟染了時疫死了，我一得了消息，連忙趕到醫院裏，她已一瞑不視了，我淚如雨一般的淌下來了，心中不知是苦的，酸的，說不出的難熬，每想起端陽那天，終有無窮的傷感，我父迷信的言語，竟不幸而言中了，唉，我手顫了，再不能寫下去了，所謂「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窮期」，我負她……我負她……(完)

閱者諸君，能以此種迷信問題，在報上定評出來，在下是不勝歡迎呢。

子友鄭菊君、公事之餘暇，聯合小報界同人，內容豐富，取材宏富，組織大規模之滑稽小說，社會時事，長短篇小說，以及各種照片，酬贈從豐，倘荷各界大文豪不吝賜教，一經登載，通信處本埠東有恆路二五一五號至一七號



